



另一種愛

許良榮

老師們的評語：

—由平淡寫實中，表現了作者對親情的認識。

—人物形象的塑造尚允當，性格與心靈之描寫尚仔細深入。

—愛只有一種，或許面貌不同。本文題目、小註值得商榷。父親對兒子的愛却烘托得十分動人，尤其末尾的照應：「爸，有錢：」他終於懂得什麼叫「愛」。

——我們常生活在愛中自建矛盾，而不自知——

火車過了新竹天已大亮，文龍挪挪身子，一陣酸痛自腳底傳來。爸媽對面坐著，晨光透過滿是灰塵的窗戶照在二老臉上，文龍輕輕挪開腳，讓血液均勻流過。爸媽仍熟睡著。

台北，就快到台北了，文龍望著窗外倒退的高壓電桿，想到迎接他的是四年的大學生活，心裏就一陣興奮，好久就盼望能過單獨的生活，無拘無束，愛到那兒就到那兒，但是只要在家，這些都不可能存在，在爸媽眼中他永遠只是需要照顧的小孩子，爸爸擔心他書會唸不好，而媽媽永遠只會說不要和不相識的人去遠地方，放學後要馬上回家。文龍知道爸媽是關心他，但是總該相信他能「獨立思考」，可以不用處處依賴他們。

上台北前，爸媽說要一起北上，文龍就偷偷和大姊說不要，都十九二十了，還要父母跟著註冊，像什麼話？大姊說爸媽不放心，就讓一起去好安心點。文龍氣著說又不是小孩子，一天跟到晚上要跟到什麼時候。說著說著大姊就哭了。唉

佳

作

小組說小 小組說小 小組說小 小組說小 小組說小 小組說小 小組說小

第二個月，文龍找了一個家教，一星期兩次一個月一仟五，夠買一台隨身聽了，文龍沒告訴爸爸找了家教，他一再叮嚀要全心唸書，不要找什麼家教參加什麼社團，但是文龍一開學就參加了管樂隊，現在又找了家教，文龍知道爸爸只是擔心他拿不到畢業文憑，真是窮緊張，文龍心裏很清楚，要畢業還不簡單。

其實說來也不能怪爸爸緊張，大學聯考第一年還不是連邊都沒摸著，二百分都不到，弄得爸爸臉都綠了，那一年文龍早就知道頂多也只能考個私立學校陪榜系，他才不願讀私立大學，乾脆亂塗，英文全寫C，數學全寫D，第二年到補習班狠K了一年，果然上了國立大學。爸爸高興得帶著他四處拜訪親友，說是要去台北讀書了，來和長輩辭個行，哼！誰不知道爸爸是在炫耀他有個讀國立大學的兒子，文龍想來就覺得好笑。

有了家教，生活頓時顯得緊湊，加上管樂隊每週兩次的例行練習，一星期只剩三個晚上看書，但是文龍覺得很踏實，尤其第一次領到家教費時，高興得差點跳起來，爸爸每天從早到晚了不賺個七八百塊，算起鐘點費來還不到一佰塊，而家教鐘點費少說也有兩佰，是爸爸的兩倍了，賺錢並不如想像中的難，但記憶中爸爸已不知換過多少職業，賣過多少東西了，一生像祇爲了賺錢而忙碌著。有時文龍會想幫爸爸的忙，譬如扛糖袋子搬魚箱之類的工作，但每次爸爸總是說：「小孩子讀你的書！沒你的事。」漸漸地，每當爸爸在忙時，文龍就不再吭聲，後來乾脆躲起來看書或睡覺，反正爸爸不要他插手。

領了家教錢，文龍躊躇了半晌，不知道該先買吉他还是錄音機，後來聽了同學建議，先到中華路買了一仟二的隨身聽和二卷西洋歌曲錄音帶。晚上，文龍戴著耳機躺在床上想著；以後再多找幾個家教，到時和爸爸說不用寄錢來；他已經長大了！

不過再多兼家教的話，管樂隊勢必放棄，文龍有點捨不得。在高中軍樂隊文龍就學過法國號，那時還不怎麼喜歡，一點都不拉風，到了大學反而盼望每週兩次的練習，文龍說不出所以然，也許是那個音樂系主任修法國號女孩的吸引吧，每次練習文龍喜歡藉故問她一些音樂問題，如泛音、調性、指法：等等，她總是笑咪咪地回答，左臉頰還帶著細細的酒窩，她一笑文龍越喜歡找話問她，有時文龍不禁會想，要是能有她當女朋友多好！

◆ ◆ ◆

——喂，我是文龍。

——文龍啊，學校考試了吧？

——期中考剛考完。

——考得怎樣？

——嗯：：還不錯。

——台北會不會冷？

——還不會。

——你媽交代，天氣若冷，自己要注意添衣服。

——我知道啦。

——放假有空就回家，若功課忙：：就不用回來，你自己看看。

——好，我知道。

——還有錢用沒？

——有啦。

第一次參加舞會，是期中考後管樂隊在指揮家裏辦的，文龍沒跳過舞，事前向系上的學長惡補了一個下午，除了快的跳不來，兩步和三步的倒容易學。但是到了晚上，文龍一下忘了是左一右二還是左二右一，看了半天還是沒敢下去跳。後來音樂系那女孩主動來找文龍，文龍搖搖頭說不會。「不會就要學啊！」她也不管文龍願不願意，拉著他就到舞池，還好燈光不亮，不然文龍的耳根早就紅了。

斜陽芳草隔 滿目傷心碧 不語問青山 青山嚮杜鶴
李雯一菩薩蠻

說來文龍應該玩得很愉快，和她連跳了四支舞，溫溫熱熱地，還有雞尾酒、小點心，但是文龍從踏進指揮的家開始，就覺得隱痛，也許是那些壁飾吊燈小吧台，還有指揮的書房，木製仿古書櫃和地毯吧，文龍想到自己只擺了一蓆榻榻米的房間，跳舞時的那分溫熱一下就消失無遺。

文龍的房間是爸爸用三合板和大姊的房間隔開，書架是用萬能角鋼併成，用不到半年就已扭曲變形，高二時爸爸說要換個鐵皮玻璃書櫥，但是盼到高中畢業還是沒下落，現在仍是任他彎塌陷著。從小就盼望自己能有個像樣的房間，心情不好時可以在門上掛著「請勿打擾」的牌子，還有彈簧床邊擺一套落地音響，文龍知道那是天方夜譚，從小學一年級家裏就開了雜貨店，一樓堆滿了貨品，樓上是他和大姊房間，爸媽就睡「半樓仔」，每次搬家第一件事就是打「半樓仔」，在牆壁上挖幾個洞，撐上木頭再鋪上木板就成了，人站上去都得彎腰。文龍搞不懂爸爸為什麼開雜貨店，買雜貨能賺得了多少？而且又麻煩，文龍有次算了一下，一包煙扣掉火柴賺個五毛，看場電影要賣三百包才行，一斤糖了不起賺一塊，買條牛仔褲至少要賣掉六百斤糖，想了就洩氣，難怪每次總住像鴿子籠的房子，假如能有像指揮他家的一半就好了。記得有次學校校慶後，班上五個同學到家裏玩，文龍帶他們到樓上，在他房間裏大家都站著，媽媽煮了麵送到樓上，雖然同學都很客氣地說不好意思讓伯母招待了，又誇麵煮得棒。但是文龍看著同學個個冒著汗吃麵，暗自就決定下次打死也不會帶同學到家裏來！

舞會過後第二個星期，管樂隊辦慶生會，這次是在音樂系那女孩的家，事前她特意照會文龍一定要到，因為那天是她生日，文龍特地到三商買了一個銅製法國號模型，拿到五金店請老板刻了幾個字：送妳音樂，送妳喜悅，祝生日快樂。但是一踏進她家，文龍手中的禮物差點滑落，那種熟悉的無奈感一下又襲上心頭，地毯冷氣酒櫥，木雕書櫃和沙發。

文龍儘力掩飾心裏的激盪，回到宿舍後，腦袋一下混亂。是不是該追她？雖然一向和她很親近，她的表現也一直很熱絡，但是今晚文龍突然覺得她離他好遠，那是一道難以攀越的障礙。文龍反覆想著：假如她看過我的家，會做何想法？假如和她在一起，她會願意適應嗎？如何調整生活方式？

一夜難眠。

◆ ◆ ◆

——喂，我是文龍。

——文龍啊？怎麼好久沒打電話回來？

——學校功課忙……

——棉被夠用吧？

——夠了……爸，明天我不能回家：元旦後就有考試。

——……

——爸，明天我們班上幾個同學要一起去查資料……有篇報告馬上要交了！

——不要緊，若沒空不用回來。

——喔。

——還有錢用沒？

——有。

◆ ◆ ◆

元旦三天假期，文龍自己一個人到花蓮玩了兩天，另一天是泡在咖啡館裏，文龍越來越喜歡咖啡館那清靜恬雅的气氛，看看小說寫寫字，一天很容易就過去。

好久文龍沒再去找那音樂系女孩，到過她家後，就很少和她講話，在路上碰到也只打個招呼，不然就說有急事先走，就連管樂隊期末演奏會前的兩天集訓也是一樣，一練習完，文龍收起法國號就匆忙離開，不像以前會故意拖延一下，幫她收譜架提法國號。文龍明白他們的差距，那是跨不過的鴻溝。

「李文龍，」第二天練習完，她叫住他。「你最近怎麼搞的，心神不寧，第一樂章都吹不好？」

「沒：沒什麼。」

「你今天別想溜，明天就要演出了，」她拉住文龍。「這段 Solo 再合一次。」

文龍坐下來，那細長的酒窩仍叫他悸動。

演奏會當晚，在後台準備演出時，文龍沒想到大姊和媽會出現，文龍一下慌了手脚，把大姊和媽帶到樓上後座。

「怎麼會上台北來？」

「你大姊的公司辦旅遊，你爸爸叫我出來玩玩，也好順道看看你。」媽笑著說，摸摸文龍的臉：「你：好像瘦了。」

「沒有啦。」文龍拿開媽媽的手，那麼多人。

大姊在一旁說：「剛剛到宿舍找你，才知道你在這兒。」

「嗯，」文龍應著。「：：：什麼時候離開台北？」

「明天去六福村和石門水庫，在台北只住一晚。」大姊說。

「你們是演：演什麼會？」媽媽問。

「演奏會啦。」

「是做什麼？」

「是：：我也不會講，」文龍看看四周：「等下看了就知道。」

媽媽轉頭和大姊說：「妳看，阿龍是不是瘦了：：還說沒有。」

「媽，」文龍頓了一下，說：「晚上我不能陪妳們，演奏完要收東西換衣服，還有我們同學說好要一起去吃冰。」

「不：不要緊，和你大姊等下就回旅社。」

文龍看看錶，拉拉袖子和蝴蝶結。

「你要是忙，先下去，」媽媽說：「我們自己在這裡坐

不要緊。」

「喔，那我下去了，」文龍站起來：「對了，演奏中不要出聲音。」

「好，」媽媽說著，推推大姊，大姊從皮包拿出一疊鈔票。「這是爸爸交代要給你，怕你不夠用。」

文龍推了一下，但還是收了。回到後台，就有人問是誰來了，文龍支支吾吾：「我：媽和姊姊。」聲音小小地。

等幕拉開，文龍看看樓上，鬆了口氣，還好走了。唉，來台北也不穿好看點，大姊還是那套百褶裙，而媽媽的頭髮也該梳一梳了。

◆ ◆ ◆

——喂，我是文龍。

——文龍，我是大姊，考試完了沒？

——明天還有兩科。大姊，爸爸呢？

——明天考完：趕快回家。

——怎麼回事？考完我學校還有一點事。

——不要問！

——：：：：

——文龍，明天考完：拜託你趕快回來：：

——：：：：好吧。

◆ ◆ ◆

期末考那一陣，心情低沈鬱悶，文龍感到人生只不過是一團悲哀，有人一生下來就圍繞著幸運，有人却永遠無法揮去無奈，文龍了解自己所背負的矛盾，世界已全定了型，有的只是難以捻消的無力感。考完期末考，文龍在台北多呆了一天，看電影喝咖啡，晚上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喝光一瓶酒。

第二天，宿舍的人幾乎走光了，文龍才背起行李離開台北。四個月了，家不會有改變，爸爸一定還是每天忙著賺錢，買魚、殺魚、賣魚，滿屋的魚腥加媽媽的披頭散髮，為何那份歸屬在我身上？踏上國光號時，文龍深深嘆了氣。



望晴秋記長？上與誰樓高
中夢一如還 空成已事往

